



1768

世說新語
卷之八
容止

說小情哀
蒼道明顧

行發局刷印文益天

哀情
小說
歌女淚痕

序

在藝術尙未經人推重之時。以一弱女子。不幸因貧而學藝術。及表演於世。世人不問其藝術之真價。先品其色。而後察其藝。必色藝全佳。始克蜚聲震人。於是衆口交譽。羣擲金帛。上焉者發於情止乎禮。狡黠者流。千方百計。投其所好。求其所愛。及一旦如願。則揮霍其金錢。蹂躪其清白。頓使燦爛春花。風雨摧殘。至足悲矣。故藝術益不能發展。更足悲也。

若顧明道君所著『歌女淚痕』一書。以生花妙筆。叙哀婉文字。所叙菊壇名伶紅牡丹者。小家碧玉。純孝天成。大起鴻聲。

轟動優界。加之丰姿飄灑。賦性溫柔。擅驚人之技。歌遏雲之曲。惜乎老母無。心易受小人之誘。箇儂有力。難挽回天之功。尙冀伊人之善遇。或慰苦勞之終身。不料遇人不淑。惡象頻生。致籲天有恨。落花無主。憔悴江湖。傾灑血淚。劇堪憐也。

余覽斯書竟。有感於衷。情不能已。益嘆斯書立意之大。哀悼之深。實能使讀者下同情之淚。亟付刊之。或可爲留心世道人心者之鑑鏡。而注意藝術者。有以矯正之也。

康德五年十月一日

潘水豐溪齋主人謹序

哀情
小說

歌女淚痕目錄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一回 | 挾神技三年寡遇合 | 懷大才一舉快成名 |
| 第二回 | 諸名士詞場捧角 | 小嬌生舞劇開眉 |
| 第三回 | 濟困窮徵歌憐弱息 | 博歡笑舞綵媚老親 |
| 第四回 | 短命惜榮華西方跨鶴 | 長年圖歡樂東閣彈琴 |
| 第五回 | 一鳴驚人魄嬌笑微微 | 片語動心弦含情脈脈 |
| 第六回 | 名重歌場殷勤問候 | 情繫綺閣侍奉甘心 |
| 第七回 | 芙蓉面良媒遣吉士 | 蓮花舌好事却村姑 |
| 第八回 | 迷美色登徒子得意 | 聽讒言窈窕女失足 |
| 第九回 | 締紅羅終身飲大恨 | 結翠鳳一刻排新愁 |
| 第十回 | 春宵宿孤鴛夫妻失愛 | 良時產雛鳳母女遷居 |

- 第十一回 棄舊憐新家庭種禍兆 得隴望蜀牀第掀風波
- 第十二回 深謀遠慮浪子起歹心 白雪陽春歌女得高譽
- 第十三回 珠花生翅擅郎無情 寶帳飛鳧淫姬有意
- 第十四回 愁對青燈可歌可泣 悲深翠閣疑鬼疑神
- 第十五回 吐鮮血哀怨發胸臆 索私蓄怒氣上心頭
- 第十六回 纏綿病榻頓失嬌音 溫慰牙牀翻多口舌
- 第十七回 丁娘十索妖姬無恥 蕭郎三變良人不淑
- 第十八回 連連使狡計忍哉阿父 切切聽悲啼慘矣掌珠
- 第十九回 芳心碎割舉止乖離 戾氣囂張行爲荒謬
- 第二十回 入牢獄歸來嬌女 送征車別矣良朋

哀情
小說

歌女淚痕

顧明道著

第一回 挾神技三年寡遇合 懷大才一舉快成名

戲劇在北京可說是唯一的發源地。乃是一種絕高無比的藝術。起初的時候。祇有一種曲詞。後來方有皮簧。皮簧的發源地。是在湖北河南。所以劇辭中的咬字。都是鄂音同了中州韻。在五十年前。方始盛行到京都地方。把發源地的豫鄂。倒失傳了。名爲京劇盛極一時。在十餘年前京都中的戲院。真是指不勝數。却說有一家喚做民樂茶園。裏面的角色。可稱得在京中首屈一指。生涯也十分興盛。內中有個青衣。姓柴名永福。年紀已有四十多歲的人了。所唱的戲。咬字。表情。腔調。沒一樁不出人頭道。不過憑着柴永福的嗓子。怎樣的嘹亮。唱詞怎樣的動聽。表情做工怎樣的細膩。却老是不走運兒。在民樂茶園。屈居在三等角色裏面。做一個硬裏子。同名角兒配戲。有時做一齣前三齣的開鑼戲。每天賺那一二十吊的京錢包銀。拿回

去養家活口。真是鬱鬱不得志。老景顏唐。柴永福的家中。除了妻子之外。祇生着一個女兒。乳名兒叫做紅姐。從小的時候。已是聰明伶俐。貌美如花。這時方是八歲。永福上了戲院子回來。每天總得把自己所能的戲劇。一心一意的教導紅姐。紅姐倒也穎悟。雖然祇有八歲。却一學便會。不似尋常的女孩子。永福很是鍾愛。宛如掌上明珠。妻子陸氏。也很歡喜。有一天。永福在民樂茶園中回來。手中拿着一天的包錢。方踏進門口。紅姐已含着笑臉。迎將出來。見了永福。笑嘻嘻地的叫了聲爸爸。永福見了。忍不住一把抱了起來。笑道。您媽吶。紅姐道。在屋裏呢。陸氏這時。在裏面已經聽得。忙笑應道。您回來啦。紅姐已在那裏想念您啦。可帶回些好吃的大八件饅兒給他呢。永福抱着紅姐。走進了客堂。聽得了陸氏的言語。不禁長嘆一聲道。咱們這種人家。一天到晚。賺那一二十吊的京錢。有了清水白飯窩窩頭啃了。便算得大幸哩。還想吃什麼大八件饅兒嗎。說時已是兩眼之中。微微有些湛然。聲音兒也帶了些嗚咽起來。陸氏慌忙帶笑說道。您總是這付怪脾氣。咱

只同您說了句閑話。便認真起來不成。又指着紅姐道。將來紅姐大了。咱們就好啦。永福道。咱也瞧紅姐這孩子。不是個沒出息的。可得走運纔好。不然。學了他老子。那就糟咧。陸氏道。咱瞧上去紅姐這孩子。倒是個有福份的。憑他這付花也似的面龐兒。總得有些飯吃哩。永福點頭道。但願這般纔好呢。二人正談了一會。聽得院子裏有人高叫道。柴老叔在家麼。永福一聽。却是同行馬壽山的兒子口音。忙應道。是馬老姪嗎。屋裏坐吧。外面答應道。正是呢。是姪兒吶。即走進了一人。生得身長五尺。濃眉細目。約有十七八歲年紀。正是民樂園中丑角馬壽山的兒子馬吉慶。壽山的丑角。唱做也不差。却同永福一般的不得意。同永福很是知己。二人會面之後。常說着一大套的牢騷話兒。可算得同病相憐。因此倒知己起來。吉慶受了父親的傳授。唱的也是丑角。在民樂茶園。充個配角。每天拿些包錢度日。走到裏面。向永福行禮。永福道。馬老姪。您來幹嗎。吉慶道。爸爸請叔父過去呢。今天是我媽的生辰。家中下了麵條兒。不敢驚動外人。老叔是爸爸的弟兄。請過去吃碗

麵吧。永福聽了。即道。咱倒忘啦。今天是老嫂子的壽辰。倒須去拜壽的老姪兒先回去。咱就來咱。吉慶便告辭先去。永福忙結束了一下。吩咐陸氏。留心家中。自己便到壽山家中去了。到了晚間。方纔回來。明天永福。依舊上戲園子。這般的一天一天的過去。光陰迅速。已是過了幾個年頭。紅姐這時。已是十五歲了。把永福所能的青衣戲兒。學得青出於藍。比較了永福。有過而無不及。永福見紅姐已經長成。而且戲也不差。便有把他出去漏面的意思。這一天吉慶到來。永福便把自己的意思。向吉慶一說。這時壽山。早已死了。吉慶也不在民樂茶園。在天仙茶園中充配角。聽得永福。要把紅姐出去漏臉。便把紅姐一看。見紅姐的面貌。端的是生得美麗大方。傾國傾城。比了這時大名鼎鼎的坤角兒。還要來得美麗。忙笑道。好呀。紅妹妹出去漏臉。準得走運。只是唱得怎樣咱。紅妹妹的面龐兒。雖是個美人胎子。也得有嗓子兒。咱們做的雖是唱戲。人家却是清清白白的。不能光賣臉蛋子。不比那窯子裏的姑娘呀。永福道。紅姐的嗓子兒。倒還可以。說着就取了一把京胡

自己拉着。命紅姐唱了一段。真是響遏行雲。餘音嫋嫋。比了永福當年。還得勝上幾分。聽得吉慶。張開了大口。嘻嘻的笑道。紅妹妹真不差。有了這副吹彈得破的面龐兒。又有這般好的嗓子。一漏臉準紅。咱們戲院子裏。正要聘個青衣。咱去替老叔說吧。老叔有了這個女兒。下半世便不用愁哩。永福大喜忙向吉慶道。那也好。天仙茶園的大老闆。咱也認識。就托老姪吧。吉慶答應了一聲。興匆匆的去了。過了幾天。馬吉慶又到永福家中。永福同陸氏。忙讓着在屋裏坐。陸氏又忙着倒茶敬烟。慌得吉慶謙遜不迭。一壁接着烟茶。一壁滿面春春的向永福道。恭禧老叔。紅妹妹的事兒。八九有些成啦。陸氏聽了。忙笑道。馬老姪。這一回全仗您呐。咱們的紅姐年紀又輕。臉蛋子又煞的嫩。這一回還是第一次漏面。一個不巧。便得怯場兒。可得要您做大哥的照應他啦。永福聽陸氏這般夾七夾八的說上一大套。忙止住陸氏。您總是這般的急性兒。慢慢的聽馬老姪說不好嗎。便回頭問吉慶道。老姪是您搭的天仙園嗎。吉慶道。對啦。咱們園子裏。大老闆正少個青衣坤角兒。想找一

個才貌雙全的。咱那一天。即把紅妹妹說上去啦。大老闆聽得是老叔的女兒。便有三分願意。又經咱一吹噓。把紅妹妹說上了三十三天。如今大老闆命咱來向老叔說明。先打三天泡。再定包頭錢兒。最好大後天便得登台兒。老叔。您瞧怎麼樣。永福聽得。心中歡喜。笑道。這一回老姪可辛苦啦。回頭紅姐唱紅了。忘不掉老姪是個大功臣哩。吉慶道。咱們都是自己人。還用客套麼。只是大後天便得登台。諸事都些預備着。唱戲的姑娘們。十九是仗捧場兒。別招冤家。這般一來。有三分本領。得夠十成哪。紅妹妹上台。用什麼名兒。這也是要緊的事情呀。永福不禁遲疑道。這倒不差。捧場兒倒還容易。咱們求孫碧老去拉場。什麼報館票房裏面。都去拜一回客。橫豎有孫碧老在着。萬事總容易一些。祇是那紅姐。從小沒有替他取學名兒。唱戲的姑娘們。這名字兒倒很要緊。貼出海報時候。必得使人家見了。夠得上動心意兒纔是。吉慶道。這名字兒可最要緊哪老叔。您瞧叫什麼呢。永福道。咱肚子裏面。有的是戲詞兒。要叫咱取名字兒。却難哩。不禁把雙手在頭亂搔。想了半

天。也沒有一個好的名字。陸氏在一旁見了永福吉慶二人。這般爲難神色。却笑道。這也不是難事。人家唱大鼓書的。要梨花片的。那一個不有個名字。什麼黑姑娘白姑娘。黃菊花白牡丹。這不是很香艷的名字兒麼。吉慶聽了。猛的思想起來。問永福道。老叔。紅妹妹的乳名。既是叫紅姐。人家有叫白牡丹黑牡丹的。咱們不好便喚做紅牡丹麼。紅的總比了黑的白的來得好看。豈不是又香艷。又好聽。活像個唱戲的女孩子嗎。永福拍着手道。對啦。究竟老姪的肚子裏邊。有東西兒。想出來是不差的。准叫紅牡丹吧。吉慶聽了這幾句。不覺滿面得意。興高采烈的笑道。老叔。您可得預備一下呢。回頭大後天上台可不是頑的。永福點頭道。停回子咱先去找孫碧老。托他捧場。再同紅姐上幾家報館去。到了那天上台的時候。托人家到園子裏。扯扯場面。那便得啦。好歹總得孩子自己做出來。紅姐若是走運。自然能得走紅。就有了飯緣。不然。也是白忙。吉慶聽了也便不再多言。即起身告辭。說定明天。再來相會。永福送過之後。回到裏面。自去安排一切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看

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諸名士詞場捧角 小嬌生舞劇開眉

話說永福送過吉慶回頭。向陸氏道。紅姐大後天即要到天仙茶園去漏臉啦。您做媽的。也得同紅姐張羅張羅。陸氏道。怎地張羅呢。上台漏臉。外面的事情。拜客弄場面一概的事情。都得您費心兒。家中的事情。祇有理行頭兒。可是三天打泡戲的戲碼子兒。又沒有排妥貼哩。教咱預備什麼呀。永福笑道。外面的事情。當然是咱去張羅。如今咱同紅姐。先得去拜孫碧老呢。紅姐身上。也得穿得光鮮些兒。別似戲箱裏富貴衣殿似的。教人瞧了笑話。陸氏聽了。慌忙在衣箱內找了半天。找出了一件半新不舊的藍紬大褂。抖一抖。拎在手中。笑向永福。紅姐身上。說也可憐。這一件算是最上等的了。您瞧怎樣呀。永福一看。這件藍紬大褂。有八成新。自然不似時下流行的新式衣服。嘆了一口氣。道。也只得罷了。家中又沒有別的衣服可

穿。咱在戲班子裏。渾了這許多年頭。連一件新衣服兒。都置備不起。好歹紅姐著是有福份的。自己唱紅了。不要說一件時新大褂子。就是十件八件。也多不在乎。如今是說不得了。快穿着起來。咱們去拜孫碧老去。陸氏聽了。忙忙的去打了面水。叫紅姐梳洗過。薄薄的替紅姐施了些脂粉。穿起了這件藍布大褂子。紅姐的面貌。真是生得十分美麗。雪一般白的芙蓉粉臉。微微暈起兩個酒窩。眉目稍邊。又搽了胭脂。頓時覺得容光煥發。楚楚動人。這件藍大褂子。雖不是時新式樣。紅姐穿了。倒覺得別有風緻。陸氏一手挽住了紅姐。不住的在紅姐面上呆瞧。忍不住笑道。這般一個花容月貌女孩子。不受人歡迎。咱再也不信哩。永福道。但願這樣便好。見紅姐已穿着停當。忙也匆匆的換了一件京灰布的大褂。罩上一件半舊的天青甯綢馬褂。拂拭了鞋襪。向紅姐道。咱們去吧。即先自出門。紅姐忙跟在後面。陸氏送將出來。直待永福紅姐。跨上了街車。微風捲雲馳般的去了。方回將進去。自去收拾。却說永福同紅姐二人。坐了街車。直向孫碧塵家中而去。作者趁永福同紅姐在

路上。且把這位孫碧老的略歷。表白清楚。却說這孫碧塵。在清朝做過禮部侍郎。已有六十餘歲年紀。碧塵便在京都。購了一所房屋。安住下來。常日無事。只愛捧坤角兒。不論什麼坤角。祇要得碧塵一捧戴。便身價十倍。並且在京的女子坤角。大都拜碧塵爲寄父。碧塵高興時候。做幾篇小品文字。或是古風絕詩。刊在報上。所以他的文名。又是一城皆知。提起了孫碧老三字。是沒有一人不知道的。永福的認識碧塵。乃是在數年之前。孫碧塵有個侄子。最喜的是玩票。而且唱的是青衣。平日學戲。都是永福前去指教。直到去年。碧塵的侄子。一病不起。撒手歸西。永福纔不到孫家。今天因了紅姐。要登台漏臉。找人捧場。才想起了碧塵。當下永福同了紅姐。到得孫府門前。下了街車。進了孫家大門。在門房口一望。見一個守門家人。正在裏面耍着牙牌。永福一看。却是孫富。是碧塵家中的老家人。忙陪笑叫道。富哥。你好吶。孫富正在低着腦袋。細細盤算牙牌。聽得有人叫他。抬頭一看。見是以前教侄少爺戲的柴永福。旁邊又立着一個容光照人的女孩子。瞧上去約

有十五六歲光景。即立起身來。笑道。永福哥。您好吶。今天是怎樣一陣好風。把您吹將來呀。又指着紅姐道。這位是誰呀。生得多好看哪。永福一面帶了紅姐。走進門房。一面陪笑道。這便是小女紅姐。一晌窮忙得很。沒有來找富哥請安哪。孫富口中謙遜。讓永福紅姐坐下。雙目却緊瞧着紅姐。笑道。永福哥。瞧你不出。倒有這般標緻的女孩子。在那裏漏臉嗎。永福道。咱正因了紅姐要上天仙茶園。纔來找您們孫老爺。瞧着咱可憐。替紅姐吹吶。孫富笑嘻嘻的道。這事八九准成。咱們主人。最喜的是女孩子兒。您那紅姐。又生得漂亮。惹人憐愛。別說是主人瞧了歡喜。連咱見了。也不信起來。地上竟有這般的美人兒不成。永福道。您主人在家裏嗎。孫富道。您來得可巧。今兒正在家裏。咱先進去同你說一聲。您同您女孩子。且在此坐一會吧。永福慌忙向孫富雙手一拱道。諸事要請富哥幫忙。回頭咱總知道呢。孫富拍着胸膛道。都有咱啦。咱們都是知己弟兄。還說得上客套嗎。永福又謝了一聲。同紅姐坐在門房之內。孫富便向裏面走去。不多一會。孫富已笑嘻嘻地的

走將出來。永福一見。忙站起身來問道。富哥。怎樣啦。孫富道。咱原說咱主人最喜的是伶俐女孩兒。果然他聽得了您帶着女兒前來。即笑嘻嘻地命咱同您進去。永福道。這都仗老哥呢。孫富道。別客氣啦。進去吧。永福忙一手攙了紅姐。跟着孫富。向裏面走去。轉過了一帶迴廊。便是三間頭一所敞廳。廳旁便是一所書房。孫富領着永福父女。到了書房門前。站定身軀。悄悄向永福道。您們且站着。待咱去通報。永福點頭。同紅姐立定。孫富先自進去。不一刻。已出來向永福招手。永福便同紅姐。踏將進去。見碧塵正靠着輦榻。瞧着外面。永福紅姐。忙搶步上前。請過了安。立在一旁。碧塵一面命二人坐在一旁。一面向紅姐細細的端詳了一回。笑道。果然好個俊樣。便向永福道。這是您親女兒嗎。如今在那裏漏臉。永福忙站起回道。是的。他叫紅姐兒。這一回要在天仙茶園漏臉。多少要請碧老捧捧場兒。碧塵點頭道。這倒可以。瞧您這孩子。模樣兒怪俊樣。一定不差。打泡戲是什麼哪。永福道。打泡戲還沒有定。總得請碧老瞧着咱可憐。讓孩子們有口飯吃。碧塵笑道